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四

舉士

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經學未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

肄業不善為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取士之路可謂盛矣雖耄鈍之士數詘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學欲積舉以應令乃詔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

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狃於寛恩遂隳素業頽弛苟簡寖以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景祐初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

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始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王氏揮麈録曰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為長者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

俱禮部奏名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為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為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獻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甲科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邪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

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南宮高薦自後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為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祐二年御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知以前葢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矣故韓忠獻諸子仲文子華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祐二年以後則凡預禮部正奏名皆為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賈昌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為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近臣議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於省幾二千里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寛其期一月聽如昌朝說由是諸路始有别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别頭試封彌謄録如禮部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

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載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

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併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慶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詔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脩言凡貢舉舊法

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廹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寛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旨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

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

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可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槩當以策論為先

按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此正理也今觀歐公所陳欲先考論策後考詩賦蓋欲以論

策驗其能否而以詩賦定其優劣是以粗淺視論策而以精深視詩賦矣蓋場屋之文論策則蹈襲括故汗漫難憑詩賦則拘以聲病對偶故工拙易見其有奥學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無一二而紛紛鵠袍之士固有頭場號為精工而論策一無可採者蓋自慶歷以來場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來為然也故歐公之言欲先試論策擇其十分亂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實學且使司衡

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既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於詩賦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經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來試進士皆以詩賦論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閒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寶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詔有司施行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當考
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

以來為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較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録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詞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藴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濫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

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

上恩隳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上命侍臣條奏急務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臣等參考衆説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

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可為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

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
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時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
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乃詔一依
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
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淳歐陽脩
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

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歐陽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沉淪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

中分舊數而薦之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無滯才之歎而天下所薦舉數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

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益由人衆有司無繇察若人少則諸偽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

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

時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乃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

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前此前三名皆為通判其餘以次減降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材及其風俗比舊亦𡨚衰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

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

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煇榜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盖可數矣

沈氏筆談曰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

班列分錯有司不能繩覲見之日先設禁闌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闌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又曰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取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義經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按沈公所記典故皆源於唐時宋朝因之至嘉祐

時猶然後來天下所解進士非中選禮部待對親策之日不得覲清光而禮部試士之時雖無所謂五經學究然其所以待進士者禮亦殺於祖宗之時矣

英宗治平三年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而自更法以來其弊寖長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塗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

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四分取三為率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畧曰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户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

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閒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葢由每次科塲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

參知政事歐陽修上言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葢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

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葢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

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

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

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

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敵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

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𥘉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懐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

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按分路取人之説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於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歐公之説為是葢士既求以用世則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棄親匿服身負過惡者皆素無行檢之人此曹雖使之生長都城早游館

學超取名第亦未必能為君子若以為逺方舉人文詞不能如游學京師者之工易以見遺則如歐曽二蘇公以文章名世詔令傳後然亦出自窮鄉下國未嘗漸染館閣習為時尚科舉之文也而皆占髙第然則必須遊京師而後工文藝者皆剽竊蹈襲之人非頴異挺特之士也

神宗熈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初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

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詔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為合格諸科以大義為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畧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

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間甞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

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非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

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讀軾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

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

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諸科如許用舊業一試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其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考取葢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向慕改業也

按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為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録序言以顔孔為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遷其操以桀跖為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

搜茂材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爲樸名進士爲薄邪葢唐人已有此論即坡公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説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況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

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

既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惟嘗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

猶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覆考為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為第一考官蘇軾疾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

是年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以官

熙寧初詔進士諸科經仁宗朝殿試或進士明經三舉

殿試五舉省試下諸科五舉殿試七舉省試下並免解因應舉授諸州司士長史文學助教參軍不理選限年未六十注權入官三年又詔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五若遞加一舉則不限年州縣以名聞特與推恩府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進士七舉諸科八舉年四十禮部嘗奏名者並特赴殿試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舊止試論至是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為九

等上等注官次守選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選限各有差
詔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
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使與鏁廳者同試率七人
特立一額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額
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
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命者附鏁廳試
非袒免以外例許應舉國子監禮部皆别試别取十人
取五試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廷試策問與進士同而

别考累舉不中年及四十以聞而錄用之

六年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或時議始出官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初詔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中書習學練亨甫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預一州之事其於習法豈所宜緩前此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矣乃詔悉試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吳充曰漢儒陳寵

以法律講授徒衆常數百人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耻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罕通其意近歲將補官者必聚而試之此有以見恤刑之意

舊制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是年始賜錢三千緡為期集費

舊制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

先是安石奏學官試文且言黎侁張諤文勝而違經

旨帝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安石曰已令陸佃沈季長訓釋詩義矣帝曰佃輩信能發明奥旨乎安石曰雖命之訓而臣實商度也

舊制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國子監額不及其半至是合試而通取之

九年殿試進士初覆考官陳澤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贖金有差詔自今唱名盡四甲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

未與者奏聽裁決

元豐元年詔開封府國子監舉人併試通取解額其諸州不滿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就一州考取御史黄廉言别試所解試業詩者十人而取至四五書之一經止取一人等之業文不應能否相絶如此願分經立額均收其長詔自今詩易悉占三分書二分周禮禮記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講官考試諸生在學熟知其平時議論趨向則試文易投其好而遠士往往

見黜考官毋用監學講授人詔差官日取裁知諫院黄履言諸科舊試記誦故口授為傳義重其法禁今大義須文豈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醲立告賞證左又皆其徒慮有誣枉請改立法從之

五年先是帝見黄裳所為文愛之至是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試策在前列者皆不稱旨命求裳名至末甲始見乃擢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贖金

八年濟博棣三州諸科舉人訴於禮部言諸科舊額多

歸進士僅有存者又有以盡解新科明法令試而中無額可解於是常留諸科舊額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知徐州蘇軾上言乞為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事見胥吏門

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

人許増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尚書省言近歳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不識諸儒傳記之說為文者唯知解釋不通聲律體要之學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兼一經之内可以為題者無幾有司所試多其平日已嘗宿為若非議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禮部請置春

秋博士進士專為一經又侍御史劉摯奏國朝取士試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為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今之治經大與古異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佐以莊列釋氏之書試者累輩百千槩用一律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與時尚不合一切捐棄且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第從有司去取較之詩賦有聲律法度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

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既可夙具稍更數試題多重出既格律不嚴難以一見判其高下或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為已作此於取棄難易之間科第當否由之以分願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其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自已之說禁用字解釋典以救文弊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尚書省又言近制明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中其選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

本禮義而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兼經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試論語孝經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

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

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知杭州蘇軾狀奏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就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葢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

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横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

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貼黄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又詔舉經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之

司馬光奏乞每歳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

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謹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闇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覿言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若經明行修科侵用其州解額雖名實孚應衆必合意詆之此科本以厚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乞創額以消爭進

權知貢舉蘇軾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試進

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祖宗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至嘉祐中年始盡賜出身近歲雖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别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者皆定著於令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軾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

五十人今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進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

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

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八年中書言御試請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

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

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可見習賦者多於是詔來年

御試習詩賦人復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槩試

三題

紹聖元年禮部已定御試三題條約至三月詔仍試策

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仍除去字說之禁　四年詔禮部取凡内外試題悉集以為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既而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時有建言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為可行既而右正言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

題訖依舊法

徽宗崇寧三年詔曰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廱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勸勵學者至矣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天下將來科場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庶幾復古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

四年詔將來大比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辟廱太學其亟以此意諭達遠士使即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不能輟身試補者僅可從狹額應科舉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且老者尤甚病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未遽廢科舉也

大觀元年詔舉八行

自元祐倣古創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藝文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寘恩科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所甄別矣及八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為三舍高下不問内外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廼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與名格相應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跅弛公私交患苦之不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校使其冀望無罰應

貢則稍且自戢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之占額不貢以是知畧實藝而追古制其難葢如此也

政和二年親試舉人始罷試詩改試策

先時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詒送敕局立法宰臣何執中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學

吳氏能改齋漫録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説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為

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彦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

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為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

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

戊戌也

按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黄之酬唱也羣憸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眞以為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

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差知舉官
五人
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
有儲宏等隷大閹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
先是大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　政和四年以
鄧洵武之子鴻臚寺丞雍進頌文可采特令直赴廷
試自後此類頗多

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為首

按太宗時李昉呂蒙正之子御試入等上以勢家不當與孤寒爭進黜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葢惟恐權貴占科目以妨寒畯也今親王得以為狀元又

按端拱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敕牒勒歸本局詔今後吏人無得應舉葢惟恐雜流取

名第以玷選舉也今閹宦與其隷皆得以登甲科葢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王氏揮麈録曰國初每歳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葢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寖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疎畧黄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鎛卷子神

宗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葢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宫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欽宗靖康元年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賜出身　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或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路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

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總其大較要有可考熙寧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綠竹詩背王肅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衞産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康李舉之試經書律令大義而有司考之入優遂以令賜明經出身其後梁子野黄葆光賜出身遂同進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

獻捷帝喜甚遂以賜之其後趙遹在政和間擒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來奏永裔亦得賜八年章惇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又得賜九年中丞鄧綰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已而綰敗正符亦坐附會追奪元符元年承務郎李景夏召對三年上舍生何太正應詔言事皆特賜崇寧二年又賜右司郎官林攄蘇州進士俞壽等明年蔡京子攸亦與焉四年宋喬年察訪熙河稱旨大觀四年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政

和中小學生曹芬駱庭芝以能文賜自此達官貴冑既多得賜又上書獻頌得之者多至百數不勝紀矣靖康新政懲姦臣蔽塞凡行義有聞議論忠讜悉加賜以示好惡張炳雷觀陳東尹焞鄧肅相望得賜而天下知所鄉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劉澐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五

舉士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待士歲月等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儁已愆三歲之期比申飭於攸司涓上春而明

試深虞道阻寛佇浹旬而駐蹕行宫時廵方嶽非若中都當逺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闈之奏額就諸路之漕臺俾謹擇於考官用精蒐於實學士省勞費鄉烝譽髦悉預計偕以俟親策敷告多士咸體至懐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人就試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試者聽

朝野雜記建炎二年王唐公爲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習侍御統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鄉之吕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國學初建高抑崇司業言士以經術爲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爲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寖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內大小經義共三道

三十一年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强習辭章不合音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今不改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論策因號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舉人所習已是為二不可復合矣

按煕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

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葢熈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經然則自熈寧以來士無不習經義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復賦欲經賦中分取人而東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來士工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多少各自立額取人則知當時士雖不習詩賦者十五年而變法之餘一習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紹興之間則朝廷

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纔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塲屋率是賦居其三之二蓋有自來矣

二年詔下第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並年四十以上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並年五十以上河北河東陜西舉人數内特各減一舉元符以前到省兩舉者不限年一舉者年五十五已上諸道轉運司

開封府皆以名聞令直赴廷試

按仁宗嘉祐二年廷試始免黜落然則自後凡經御試者無不出官之人熙豐年間亦嘗有曾經御試推恩之令蓋為嘉祐二年御試不中者設也今中興之初復有此令則自建炎上距嘉祐以前蓋七十餘年豈復有曾經御試之人乎又恐是特為科試入下等不理選限未出官者而設蓋此曹亦謂之曾經御試故令其再試而官之以示優渥之

恩史志所載不明當攷

是年親試舉人於行都賜進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餘人第一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義郎餘推恩有差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調官川陜河北京東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即家賜第皆龍飛特恩也

故事廷試上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

更自升降詔自今勿先進卷子

紹興元年以歳當明堂復詔諸道類試擇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使精選考官於是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令川陜舉人即置司州試之

侯延慶言用兵以來太學既罷青衿解散文籍淪墜令諸道州軍進士已有定額獨行在職事及釐務官隨行有服親及門客往往鄉貢隔絶請立應舉法以國子監進士為名詔從之令轉運司附試是年德音

應該恩免解舉人值兵燹失公據者召京官二員委保所在州軍給據訖仍申部注籍

二年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為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實勝九成請更寘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寘首選九成以類試及親策俱第一特進一官四川類試正奏名第一人依殿試第五人恩例

九年詔陝西久陷僞境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式其

令禮部措置別號取放川陜分類試額自此始

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三歳一舉每以今年大禮明年科塲又明年省殿試為準故注授人先後到部不至擁併今科試明堂同在嗣歳省司財計難以應辦一不便也近歳初官待闕率四五年若使進士廕人同時差注二不便也更展一年則舊制合矣天子是其議其來年

詔曰三歳賓興之制肇自治平爰曁累朝遵為彝典頃緣多故洊展試期致取士之年適當宗祀而入仕之衆

併集銓曹攸司困供億之繁多士興滯留之歎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庶蔵事惟均有便於國調官無壅亦便爾私其紹興十年諸州依條發解於紹興十二年正月省試三月殿試自後科塲示此為凖

十三年初立同文館試凡在行朝去本貫及千里以上者許附試國子監

詔祖宗舊法諸路州軍科塲並限八月五日鎻院縁福建去京遠遂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遂用六月今福建

二廣趨京不遠恐試下舉人冒名再試他州可依限八
月初五日鎖院
舊諸州皆以八月選日試士舉人有就數州取解者至
是詔諸道發解並以中秋日引試四川則用季春而仲
秋類省焉
太學博士王之望言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
百言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初悉從刪
去故犯者多詔申嚴行下

十九年詔自今科試前一歲諸州軍及屬縣長吏籍定合應舉人以次年春縣上之州州下之學覈實引保赴鄉飲酒畢送試院其臨期投狀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倡於洛海内皆師歸之中興以來始盛於東南士子科舉之文稍祖頤説先是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行禁絶而胡寅辨其非至紹興末年正字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説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右王

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於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至是稍解矣

禮部侍郎周葵言科舉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茍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為褒稱之事悖戾聖人

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絶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書望詔有司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復勿取從之

二十五年上謂輔臣曰往年秦塤對策皆檜熺語有司擬為第一朕抑寘第三不使與寒士爭今可舉行祖宗故事應禮部舉人内有權要親族者並令覆試仍追奪

塤出身改曹冠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並駁放

二十七年先時蜀士赴殿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

上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皆寘下列至是先期諭都省寛展試日以待宰相沈該奏天時向暑臨軒非便請後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邪及唱第王十朋為首第二人閻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悦

二十九年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請托之

弊請盡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持益堅事下國子監祭酒楊椿曰蜀去天萬里可使士子涉三峽冒重湖邪欲革其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監司守倅賓客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敕差官四川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初視殿試第三人賜進士及第優之也後以何耕對蜀人才策為秦檜所怒乃改禮部類試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類省試第一人恩

數如舊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興元年詔應令人代名及為人冒名赴省者各計所受財依條外並永不得應舉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劒宣毘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塲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

容齋洪氏隨筆曰黄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

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數寬士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乞申嚴詐冒之禁立為中制從之四年乃裁定牒試法文武臣添差官除親子孫外並

罷其行在職事官除監察御史已上並不許牒試
乾道六年詔自今諸道試官皆隔一郡選差後又令歷
三郡合符乃聽入院防私弊也
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正人依倣祖宗陝西河北
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國梁造貢籍成上之凡諸
道舉人鄉貫治經三代年甲舉數悉備淳熙二年御試
上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討論殿

最來上至是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詹騤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俱襴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馬凡三箭中帖為上等正奏第一人轉一官與通判餘循一資二箭中帖為中等減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垜為下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黃甲餘陞名次而已特

奏名第五等人射藝合格與文學凡不中者並賜帛

六年詔特奏名自今三人取一寘在第四等以前餘並入第五等其末等納敕者舊許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今不理潛藩及五路舊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後又許納敕三次為定制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言竊見流外出身每歳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

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十一年御試時進士試策薄暮未納卷者三奉旨賜燭既而侍御史劉國瑞言宮庭之間自有火禁貢舉之條不許見燭雖聖恩寬厚假以須臾竊恐玩習成風寖隳

法制其納卷最後者請下御試所降黜從之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凡賜燭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等與攝助教舉人試藝於省闈及國子監兩浙轉運司者皆禁燭

十四年御試得進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多自陞黜不盡由有司是舉王容蓋自第三親擢為榜首時儒生迭興辭章雅正號乾淳體

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

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馬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

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熹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内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

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傳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矻矻受此纒縛也自王蕈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之中密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為也然則用王謝

之術為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闒茸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僥倖者其才不應得而冒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

為世用非所謂僥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
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
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
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
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
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
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
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如吳

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纎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二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

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之一二耳須臾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按取士之弊人人能言之然晦菴平甫二公之説則不廢科目之法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其説猶為確實可行云

光宗初建議者云省闈試士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間遇

風雪則硯冰筆凍書字不成縱有鉅材莫克展布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選日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以諒陰不親策省試進士得正奏名鄒應龍等

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為偽學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既而葉翥上言士狃於

偽學專習語録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輙效請内自太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是舉也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

四年言者云今之詩賦雖未近古然亦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以駢儷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經義一科

全用套類父兄相授囊括寘搜片言隻字不脫毫分溢篋盈箱初無本領旅進塲屋鮮有出於揣擬之外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望令有司所出六經題目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為一題庶幾實學得盡己見而挾冊讐偽者或可退聽從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陳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寘首選三曰國朝正史與實録等書人間

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為策問寒遠之士無繇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寘之前列春秋卓異者不妨巍占若所作無異諸經自當雜定高下其策題並須明白指問詔從之

開禧二年詔諸道運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俟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貳參對字畫關御藥院內侍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别榜

駮放

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别頭塲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議臣有請詔自今在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校

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十五年祕書郎何澹言祖宗舊制諸科舉人問大義十道能以本經註疏對而加之以文辭潤色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但引註疏及六分者為麤其不識本義或連他經文義乖戾章句斷絶者否夫經本註疏則學有源流文先義理則士有器識而今之時文束於命題之短長狃於立説之關鍵而有司強裂句讀專務斷章是在我者已先離絶旨意破碎經文則何以責其盡合於大義哉望詔有司革去舊習使士子去機巧而深義理考

註疏而辯異同明綱領而識體要則實學之士出矣詔從之

新進士舊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貢院特旨賜之餐錢集英殿賜第之三日赴馬上三人得自擇同升之彦分職有差朝謝後拜黄甲其儀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寵靈重好會明長少也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用釋奠禮遂賜聞喜宴侍從已

上及知舉官館職皆預焉

試刑法者亦自熙豐間始舊附銓試院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後又降敕別差試官二員專撰刑法問題號為假案其合格分數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係二十七通七釐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係二十四通七釐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係二十二通以上）凡試入二等者選人改京秩蓋趙忠簡為相以刑名之學其廢日久故白請優之今遂為大理評丞之選四年制置司

請每三年就類省試院别差刑法官二員校試從之

新科明法者熙寧間改舊明法科為之崇寧初廢取其解省額歸禮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吳瓌言法官闕人請復此科許進士嘗得解貢人就試從之

紹興十一年始就諸路秋試每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經明年御試御藥院請分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為濫請解省試各遞增二人解試七人取一省試九人取一所試斷案

刑名通麤以十分為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為合格無則闕之仍自後舉兼經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迄今不復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諸道秋試每各五人解一省試十取其一御藥院又擬恩例第一等賜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歳議者謂得解人取應更不兼經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試法乃詔自今斷案刑名通麤以十分為率斷及五分刑統義文理全通為合格及

雖全通而斷案不及分數者勿取仍自後舉兼經
淳熙七年祕書郎李巘言漢世儀律令同藏於理官
而決疑獄者必傅以古義祖宗朝詔學究兼習律令
而廢明法科後復明法而以三小經附蓋欲使經生
明法法吏通經今所試止於斷案律義斷案稍通律
義雖不成文亦得中選故法官罕能知書謂宜使習
大法者兼習經義參考優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
者以經術決獄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詔

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每場各三道第四場試大經義一道小經義二道第五場試刑統律義五道明年詔斷案三場每場止試一道每道刑名十件與經義通取四十分已上為合格經義定去留律義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屬頗難其人獄案來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習法之不精試法之不詳也自昔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内斷案五場各以刑名八件

計四十通律義一塲計十通斷案以試其法令律義以試其文理自後有欲便其所習始增經義一塲而止試五塲律義又居其一斷案止三塲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金科玉條瑣密繁碎自非終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牽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試主文類多文士輕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設正欲深明憲章習熟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識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内決是非於片言之間

政和紹興案題字不過五七百多不滿千比年不求
題意之精密專務繁冗以困人敷衍支離動輒二千
字自朝至於日中昃僅能謄寫題目豈暇深究法意
其弊二也進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選刑法考官
不過在朝曾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托之風盛換
易之弊興其弊三也臣以為宜罷去經義仍分六場
以五場斷案一場律義為定所問法題稍簡其字數
而求精於法試官各供五六題納監試或主文臨期

點定如是則讞議得人矣從之六年議者云今止試刑統是盡廢義理而專以法律為事雜流進納之人皆得就又可徑除職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綴也請復試經義一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與刑統大義通為五場所出經題不必拘刑名倫類以防預造

雜流入貲人毋得妝試

文武雜試　高宗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之外有文武傑特者試而官之時郡國薦士四人適至命

中書省各試策一道何烈對策依廷試禮稱臣上以其寒遠一體推恩既而有言其踈者於是降充末名補下州文學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軍中便宜借補者衆詔內有武勇之人委諸道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赴御營使司審試擬定名目上大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換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助國或齎蠟彈冒險阻或以進言獻策今率試以弓馬而舊補授至陞朝官大使臣者例

得校尉未為允愜宜令借補文臣試兵書戰策以為殿最餘並驗實免試注官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至周始有自周後數千載凡其間廢置沿革輕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論須見得所以廢置因革輕重之所以然以大畧觀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以鄉三物教民謂之賓興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葢甚尊事詳考前一段

他是一个本末度數精詳具備固不必說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須當深究之三代之時士一个進脩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

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受爵禄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始

得禄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當時攷之甚詳如此然論其大畧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為之駕雖以當時號為謟諛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未嘗自進到得後來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漸輕此

所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至本朝始放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自有數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熈寧後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熈寧四年明經科廢罷此其大畧可見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歷代常行

不廢漢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到得熙寧間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議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再復得兩三舉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罷景德四年帝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苟有濟時之用安得知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熙寧二年賢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詔毀薄時政不足收録告示發付本任天聖八年茂才富弼景祐二年體用吳育景祐六年賢良蘇轍蘇軾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語言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是時已成科舉之習雖

然尚理會經義又與時議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之科方有律賦自唐以來孝廉秀才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辭藻者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兩邊各自設科旣分之後後周進士未設尚自理會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南師北人高北師各守家法莫之能定當時主司有欲優劣之者反為所難隋煬帝時風俗浮華進士科始立至

唐初間進士明經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蓋當唐之時文華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才設進士試時便設香案有拜跪之禮才到明經試時則設棘監守惟恐他傳義當時進士却有帖經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記這傳義於是有贖帖才是進士科試

帖經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賦便可贖帖經及至熙寧間荆公罷詞賦帖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所以自進士科一併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預選北人預者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歷中范文正公富公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逞問以大

義使不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皆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於師論時邊讓李廸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御試王文公以為落韻者不審爾若舍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黜邊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嚴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令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罷詞賦又以春秋

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大平興國三年詔律賦以平仄次用韻天聖五年詔參考策論慶歴四年宋祁等言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簡其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騁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賦許依放唐人賦詔須下慶歴五年詔進士諸科如舊制考校注云先是須行宋祁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寧四年詔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令占一經并論語孟子諸科稍令改進士科大抵須是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楊

綰復鄉舉里選未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

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深察三代之

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庶乎復古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七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第人司馬

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宗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闕狀元呂蒙正諸科二百七人十五舉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闕狀元胡旦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闕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
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諸科
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十人覆試得

進士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是年不臨軒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王曾狀

元同

六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

滋狀元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

元鄭向狀元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闕狀元徐奭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人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餗狀
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
戡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吳感狀

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吳育

狀元王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

歐陽脩狀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貢舉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一人

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黄庠狀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寳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

科二人省元范鎮狀元吕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歷元年並停貢舉

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寘狀元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裵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徐
無黨狀元鄭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
李實狀元張衡制科一人是歲始定為間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
劉摯狀元劉輝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

狀元王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

狀元許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

省元彭汝礪狀元同始詔三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安世

狀元同時神宗已即位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
葉祖洽明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剛狀元余中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
張嵫狀元徐鐸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浚明狀元時
彦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省元劉槩狀元

黄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狀元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畢漸

制科三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狀元何昌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同是歲

諒闇不臨軒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霍端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倜狀元蔡薿是科為始

罷諸州發解併省試
並從學校逐年貢士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

上舍魁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二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驥狀元莫

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

崧卿狀元何㮚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王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是年復省試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以軍興分路類省試進士四百五十一人狀元李易四川河北京東進士八十七人

紹興二年進士二百五十九人狀元張九成四川進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進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四

川進士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進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黄公度狀元同是年不親

策引見正奏名與四川類省奏名參定編排

十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浦狀元陳誠之

四川進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百人省元林機狀元劉章四川進士

七十三人

十八年進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狀元王佐四川

進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四百四人省元鄭聞狀元趙逵四川進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塤狀元張孝祥四川進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張宋卿狀元王十朋先時四川類省道遠趣赴殿不及者别奏名是年無不到

三十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劉朔狀元梁克家

四川進士十六人

孝宗隆興元年進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問狀

元同是年不親策同紹興八年

乾道二年進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狀元蕭國

梁

五年進士五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狀元鄭僑

八年進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學狀元黃定

淳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穎狀元詹騤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黄渙狀元姚頴
八年進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狀元黄由
十二年進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狀元衛涇
十四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湯璹狀元王容
光宗紹熙元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錢易直狀
元余復
四年進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
寧宗慶元二年進士五百十六人省元莫子純狀元

鄒應龍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蘇大璋狀元曽從龍

四川進士四人

嘉泰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簡狀元同

是年諒闇不臨軒

開禧元年進士三十八人省元林執善狀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朱傳狀元鄭自

誠四川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狀元趙建夫

七年進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狀元袁甫

十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陳塤狀元吳潛

十三年進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邱大發狀元劉渭

十六年進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冑狀元蔣重珍

理宗寶慶二年進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會龍狀

元同是年諒闇不臨軒

紹定二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陳松龍狀元黃

朴

五年進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葉大有狀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進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楊茂子狀元吳叔告

嘉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繆烈狀元周坦

淳祐元年進士闕人省元劉自狀元徐儼夫

四年進士闕人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

七年進士闕人省元馬廷鸞狀元張淵微

十年進士闕　人省元陳應龗狀元方逢辰

寶祐元年闕　人省元丁應奎狀元姚勉

四年進士闕　人省元彭方迥狀元文天祥

開慶二年進士闕　人省元李雷奮狀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進士闕　人省元李珏狀元方山京

度宗咸淳元年進士闕　人省元阮登炳狀元同

是年諒闇不親策

四年進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躍龍狀元陳文龍

七年進士闕　人省元劉夢薦狀元張鎮孫

十年進士闕　人省元李大同狀元王龍澤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總目以登科記及會要參考并省元狀元之名具録於此國初殿試本覆試也唐以來或以禮部所取未當命中書門下詳覆至宋藝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試至雍熙四年宰相請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上從之次年命宋知白知舉榜出而謗議蠭起或

擊登聞鼓求别試於是再行覆試凡得數百人又明年則知貢舉蘇易簡等不敢專其事固請御試上從之自此遂為定例然是年以後如陳堯叟孫何王曾皆禮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試復以之冠多士可見當時殿試不過審覆其繆濫者黜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嘗别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後多别取狀元然省元亦皆置之前列石林燕語謂故事南省奏名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

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公皆由是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服其靜退自此遂為故事然則仁宗時省元亦例在前列蓋當時殿試雖曰別命試官糊名考校然賜第之時往往亦參採譽望乃定掄魁歐陽公作蔡齊行狀言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

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為第一可見當時掄魁未嘗不參取譽望則文章冠禮闈者就為狀頭要亦此意後來無此法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